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道密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道密码>>

13位ISBN编号：9787549602643

10位ISBN编号：7549602646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文汇出版社

作者：司马长啸

页数：275

字数：1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一座繁华的都市，一座传奇的仙山！
一场疯狂的寻宝游戏，一段问道人生的历程！
《天道密码》讲述了一个繁华都市里的普通家庭由于一幅神秘的古画，意外的卷入了一场疯狂的寻宝旅程。
在穿梭于都市和旷野山川间的寻历过程中，
60/80/90三代人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解读和应对着迎面而来的各种浮躁、喧嚣、现实、光怪陆离的各种境遇。
在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现实生活压力和诱惑的种种磨难和考验后，他们迷失的心灵渐渐被洗涤，不断地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观。
最终，解开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密码，发现了生活的真谛。
小说将全篇贯穿围绕道教文化的精髓理念，通过不同的审视角度来诠释探讨和传播和谐文化的社会观，价值观，并弘扬国学。

作者简介：
著名新锐作家，曾获21世纪文学之星称号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第一章 —— 第二十三章

章节摘录

引子　　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北京。
一艘巨大的官船，静静地停泊在清晨的薄雾中，许多壮丁在官船和码头间上上下下地搬运着东西。
“当心了，当心了，当心！
”站在一旁几位身穿华服的监工，一面严密监视着汉子们，一面亮开了嗓门喊道。
几匹马远远而来，马上是几位太监打扮的人。
“文公公，您老有何贵干？
”其中一位监工迎上前去问道。
姓文的公公翻身下马，尖着嗓子喊道：“皇上有旨！
”　　监工和其他人慌忙恭恭敬敬地跪下，只听得文公公朗声道：　　“皇帝诏曰：武当天下名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去处。
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
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阴佑国家，福庇生民，十分显应。
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
那时节已发诚心，要在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
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去处，即欲兴工创造，缘军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缓到今。
？
？
特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把总提调，管工官员人等，务在抚恤军民夫匠，用工之时要爱惜他的气力，体念他的勤劳。
关与粮食，休着他受饥寒。
有病着官医每用心调治。
都不许生事扰害，违了的，都拿将来，重罪不饶。
军民夫匠人等都要听约束，不许奸懒。
若是肯齐心出气力呵，神明也护佑，工程也易得完成。
这件事，不是因人说了才兴工，也不因人说便住了工。
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有人劝，着片瓦工夫也不去做；若从来有诚心要做呵，一年竖一根栋、起一条梁，逐些儿积累，也务要做了。
恁官员官民人等，好生遵守着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怠惰。
早完成了，回家休息。
？
？
此船一路上务必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齐清洁，且不能生火做饭，切记切记。
故谕。
”　　明朝皇帝自朱元璋始，圣旨上大多都是大白话，众人听了这啰里啰嗦的大白话圣旨，也不以为异，只是觉得，不让在船上做饭，很是费解。
众人磕了头，山呼一通万岁，文公公一行人，早已去远了。
官船缓缓开启了。
几个月后，官船上装载的一包包货物均搬上了武当山天柱峰顶，又花了许多时日，光灿灿的金殿便耸立在绝顶之上了。
至此，金殿工程的总负责人、永乐皇帝的驸马沐昕，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天，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道闪电猝然劈落，正正击中了金殿的屋顶，火光四溅，响声大作。
几个巨大的火球围绕着金殿旋转，金灿灿的金殿光彩夺目，还在附近施工的工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

活儿，呆呆地瞅着金殿，又是惊诧，又是恐惧，还感觉到一种极其强大的威严感。
只见火球绕着金殿转了十来圈，倏忽之间，一齐消失了。
滚滚乌云，重新遮掩了武当绝顶。
工人们吐出一口大气，无不感到疲累，一擦额头，已然大汗淋漓，浑身湿透。
沐昕在不远处也看到了，他不由自主地朝金殿跪了下去，喃喃道：“雷火炼殿，天佑吾主！”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及至后来，声音渐响。
所有工人也都一起朝金殿跪下，一起山呼万岁。
寂静的大山，长久地回响着人们的呼喊。
不久之后，有人传说，雷火炼殿的时候，有人在耀眼的光芒中，似乎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它们似乎就暗藏在金殿附近，但光芒一消失，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再过了没多久，传说越发神奇，说金殿暗藏了大笔珍宝，是永乐嘱咐驸马都尉沐昕藏起来的，以防某一天建文帝重新跟他抢夺帝位，他好退守武当，用这一大笔宝藏招兵买马。
事实上，这一谣言从永乐的那道圣旨颁下开始，就流传开了。
工匠们知道，船上装的，正是武当极顶天柱峰上即将修建的金殿所需的建筑材料。
这些材料都是铜铸的构件，在京城由许多能工巧匠打造好了，运到武当山后，只需搬运上山，组装起来即可。
既然是铜铸的构件，并不怕火，为何一再强调不能够在船上生火？
莫非船上除了铜铸的构件，还装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书画？
既然有了书画，会不会还有其他更值钱的东西，比如，珠宝？
这样的议论一出，很快悄无声息地流传开了。
然而，始终未得到证实。
这个传说吸引了不少人到金殿去，然而金殿地方逼仄，没有任何地方藏得下大批东西。
虽说无数人失望而归，这个传说还是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去，尤其在书画界。
多年以后，尘归尘，土归土。
传说仅仅只是传说。
然而，总有三三两两，或者独自一人，暗暗攀上武当极点，长时间地在金殿附近徘徊？
？
第一章　　一天傍晚。
夕阳西下，落霞染血。
朦胧的夕光笼罩了整个上海。
高楼的玻璃幕墙分外耀眼，同时，高楼又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投下大片的阴影。
在四周的高楼大厦比对之下，天水街这条曲里拐弯、宽不足五米、长不过六七百米的小街实在不惹人注目。
可懂行之人都知道，天水街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古董书画一条街。
名字取“天一生水”之意，因为书画最怕火。
为此，街上的房子外墙都是铁皮造的。
不过，屋子虽然是铁皮包裹，屋内还是要堆砖砌泥的，要不这房子夏天就是个火炉，冬天也就成了冰窟窿。
此时，街面已是人影稀少，街旁的店铺大多已经关门。
只剩十来家店铺尚未关门。
其中一家的牌匾写的是“痴黠居”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店内空间狭小，乱乱地堆满字画，墙上也是字画，裱好的，没裱好的，都有。
一个身形微胖、满脸红光的老人端坐在店铺后。
他两手抱在头发稀疏的脑后，手指轻微地弹动着，眼睛木呆呆地望着店前泛着夕光的石板路。

隔壁传来卷帘门往下拉的声音，接着，上了锁。
老人的耳朵动了动，眼睛仍是一瞬不瞬地盯着不远处的路面。
路面上出现了一个细细的影子，水一样漫过来。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一件窄窄的蓝底白花民族风格的衣裳，乌发齐肩，鹅蛋脸，朝老人转过脸来。
“李老师，还不走么？”姑娘的声音格外清脆。
老人脸上仍旧毫无表情。
老人微微闭着眼睛，目光缓慢地滑过店里的陈设，几张替人裱好的字画，一些预制的画框，还有几大卷纸张。
桌上是略显凌乱的笔墨纸砚，还有一大排印章。
这些印章都是他自己镌刻的，是他的心爱之物。
他不过是个生意人，只要给钱，就能替人裱画、卖画，偶尔也替人画上一两幅。
但他轻易不会给人刻章，他只为自己喜欢的人刻章，若是他看不对眼，哪怕你给再多的钱也不答应。
在他心里，这是他在商业社会里的操守。
这些印章的材质各异，有玉石，也有汉白玉，此刻，它们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散发出温润的光彩。
那些光华，会渐渐地移到他脸上，他便更加享受地眯起了眼睛。
他迟迟不走的原因，正在这儿。
这个时刻，他是不愿意受到任何人打扰的。
正当老人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光辉里时，一个脚步声渐渐向这边过来，停在了门前，似乎迟疑了一下，走了进来。
老人也不搭理他。
此刻，他谁也不愿搭理。
来人也不说话，静静地站着，静静地环视墙上的几张字画，好一阵子，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客人，也没有店家。
一刻钟过去，来人终究耐不住这沉默。
“您是李方儒老先生吧？”来人很谦恭。
老人仍旧眯缝着眼睛，目光停留在案几上的一排印章上，并不搭话。
“您是李方儒老先生吧？”来人向前走了一步，微微弯下腰，提高了嗓门说。
来人穿着一身西装，身躯又较为肥大，这个动作让他显得很笨拙。
李方儒总算抬起头，瞥了来人一眼，掉过目光去，继续关注桌上的印章。
“我不聋，我也不老。”李方儒没好气地说。
“那是，那是！”来人笑容可掬，一张丰肥的脸特别红润，“久闻李先生大名，是大上海鼎鼎有名的裱画大师，这才特地从外地赶来，让您给裱几张画。”
李方儒对这类谀辞早就听得厌烦了，也不当回事，又看了来人一眼，圆脸，短发，身材高大，约莫三十七八岁，衣着笔挺，笑容可掬，看着不像画画写字或者搞书画收藏的人，倒像是个暴发户，心里不禁有几分厌烦，又恼他坏了自己的兴致，冷冷地道：“大名不敢当，不过混口饭吃。小店今天歇业了，您还是找别人去吧。”
“看您说的，”来人依旧笑着，说，“我大老远的，都把画带来了，您总不能不看一眼就让我走吧？说实话，您的大名如雷贯耳，若是一般的画，我也不会大老远地跑来让您给装裱。今天这画，您哪怕就是不裱，看一看也不会后悔。”
李方儒听了，虽说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心想你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好东西？

好奇心还是给勾起来了。
做他这行的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珍奇字画，哪有到了眼前还不看的？
但他又不好说挽留的话，正踌躇间，来人笑了笑，似乎窥破了他的心思，将画展开了。
画刚刚展开，李方儒便完全忽略了来人脸上略带嘲讽的讥笑。
以李方儒的修为，只需瞥上一眼就知道，画作的年代已极为久远。
是画在绢上的，宽三十多厘米，长两米半还多。
随着画作徐徐展开，李方儒被狠狠震了一下。
他知道这幅画，这是五代的《卓歇图》！
怎么得了！
作者胡环是五代契丹族人，他的这幅画描绘了契丹族首领率领部下出猎后歇息饮宴的情景，人物的面相和服饰有明显的契丹特点，番马体格雄健，背景沙碛荒密，笔法古质雄劲，线条繁密，代表了当时北方画的最高水准。
李方儒太熟悉这张画了！
不仅仅因为这张画历史久远，不仅仅因为这张画的杰出，更因为这张画所表达的情境，那是李方儒极其喜欢的。
在旁人看来，他一身书生气，但他心里，则有着一种粗莽的野气，就连他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而这幅画，正好符合了他内心的这种渴求。
如今这张画竟然就在他眼前。
“初次见面，不能玩虚的，兄弟就透个底儿。
”来人显然看透了李方儒的心思，说话不再恭谨了，显得很随意，还有一种自得，“我叫袁楚，东北人，从小离家到南方做生意，赚了一些小钱，就开始捣腾起古画。
我喜欢这些东西，渐渐就收得多了。
您给看看，这张《卓歇图》怎么样？
”　　袁楚脸上的神态已经是极不恭谨了，几乎有几分嘲讽的意味，但他态度的转变并未引起李方儒的注意，李方儒只是一门心思地沉浸在画作里。
“实话告诉你，”袁楚小声说，语调中有一股掩饰不住的轻浮，“这画是兄弟从一个朋友手里收的，那朋友正急用钱，我花了三万块钱就拿过来了，和白捡的差不多吧？
”　　“你说这幅画三万块钱？
”李方儒一听，猛地抬起头来。
“你不相信？
”袁楚得意地笑道，“哈哈，谁都不相信！
可事实不是摆在面前么？
”　　袁楚的话提醒了李方儒，他闭了眼，一会儿才睁开。
再看画时，立即发现了问题：这画是赝品。
怎么可能不是赝品呢？
他想到，自己无数次去过上海博物馆，而这幅画正收藏于此。
难不成上海博物馆里的那幅是赝品？
这当然是笑话。
又或者，袁楚的朋友或者袁楚本人，去将上海博物馆里的那幅画盗了出来？
这更是笑话了，若这样的事发生了，新闻媒体早就吵翻天了。
仅仅从这个层面上推理，眼前的画也是假的。
有了如此笃定的判断，再往下看，这幅画就现了原形。
这画不像绘画者对着心目中的样本画出来的，而是照着一个现实中的样本画出来的。
结果看上去一样，实际非常不同。
就像一个人跟人吵架，和另一个人照着稿子，把跟人吵架的词句念出来，结果是非常不同的。
虽然所用的语言一模一样，但神态、语气、情绪都非常不同。
绘画也有自己独特的神态、语气和情绪。

李方儒跟字画长久耳濡目染，懂得字画这些细微的东西。
眼前这幅《卓歇图》哪儿都将原画仿造得惟妙惟肖，只有所画人物的眼神不对。
这些人物的眼神是呆滞的，没有一点点神采。
多年前，李方儒跟人学画，师傅曾告诉他，通过画幅中人物的眼睛、鸟儿的眼睛、一脉水的流动，都能看到画家的内心。
通过眼前这幅画所绘人物的眼睛，是丝毫看不出画家的内心的，只看得到白茫茫一片空落。
　　但这作假技术实在高超！
别说骗过了袁楚这样的暴发户，就连自己这样的所谓大行家，也差点给骗过了。
　　李方儒手心和额头都出了细细密密一层冷汗。
　　本想立即点破，话到嘴边了，总算忍住了。
他不能这么没有城府。
一方面，他不愿意招惹是非，二来他还不清楚来人的底细，没准儿，来人就是要引自己说出赝品的话呢？
也许有什么企图？
？
他这么一想，手心和额头又是一层细密的冷汗冒出。
　　“这画真是？
？
”李方儒喃喃道。
　　“怎么？
”袁楚眉毛一扬，得意地瞅着他，等待着他往下说。
　　“绝了！
”李方儒说。
　　“是绝了！
三万块钱弄到这么一件东西，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袁楚愈发得意了，“我想给这幅画重新装裱一下，弄个画框，您开个价吧。
”　　“重新装裱？
”李方儒将目光从画上移开，转向袁楚的脸。
　　“是的，我要重新装裱这幅画。
现在这个破破烂烂的样子，看起来不大体面吧？
”　　李方儒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袁楚说的话完全不像这行的人。
但他又想，这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不敢保证袁楚不是装傻。
他下意识地觉得事情不是很正常，但又禁不住想要仔细看看这幅画。
稍作迟疑，就点了点头答应了。
　　“你答应了？
”袁楚高兴得满脸堆笑，“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答应的。
这画有不少破损的地方，让别人来接笔我不放心，想必，你也不放心吧？
你开个价吧。
”　　“你看着给吧。
”李方儒的目光又回到了画上。
　　“这个数，怎样？
”袁楚竖起一根指头。
　　李方儒心想，这人在花钱方面倒是精明得很，装裱这么一幅画，只愿意出一千块钱。
　　“我给您一万块。
”袁楚说。
　　李方儒愣了一下，也不再说什么。
　　袁楚不像一些到这儿裱画的人那样当着他的面给画作拍照，也没有让他写个收据。

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最基本的。
他只留下两千块定金，说好十五天后来取，就走了。
　　袁楚一走，李方儒立即开了灯，拿了放大镜，非常仔细地端详手中的画作。
他再次坚定自己的判断，这确实是张赝品，但作伪做得太高妙了。
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吗？
他暗自思忖，如果是四五年前，或许可以，只是现在，恐怕有点儿吃力。
随着年纪增长，他的手有些抖了，厉害时，甚至连笔管都握不住。
但李方儒从小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多年前跟师傅学画时，师傅也一再跟他说，这是他性格中最大的好处。
　　李方儒决定，第二天不做事了，就在家里装裱这幅画。
这画虽说是赝品，但他必须得像真品那样对待它。
因为这画的作伪者绝对是个绝顶高手。
　　这个人是谁呢？
李方儒心里不由得产生这样一团疑云。
他对国内国外的书画大家不能说不了解，谁能有这样高超的技艺？
莫非是他？
不可能？
？
多少年来，他处心积虑要打听到他的消息，却一点点讯息没有。
他像落入大海里的一滴雨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直到五年前，他在一份报纸上偶然看到，一位隐匿深山的书画大家死在了书房里，许多天后才被山民发现，那屋里满墙都是临摹的古画，古画上停满了绿头苍蝇？
？
当时，通过报道上的照片，他仔细辨别了墙上的古画，因而断定，死去的那人就是他？
？
他终于死了。
　　那还有可能是谁？
　　李方儒小心地卷起《卓歇图》，携在手里，慢悠悠地走回家去。
李方儒穿一身中式服装，慢慢地走在路上，俨然是一位饱学的儒士。
　　夕阳已下沉到对面店铺的屋檐后，淡淡的余晖将李方儒细长的身影贴在店铺门面上，影子无声无息地滑过去。
　　李方儒的家就在天水街后面。
走过两家店铺，再走过一条安静的小巷，右手一拐弯就是。
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边上立着一栋老式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有阳台，若放在乡间，这样的院落该叫做别墅吧。
　　李方儒进了屋子，什么声音也没有，静悄悄的。
整栋房子安静得像个巨大的古墓。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李方儒的妻子逝世十多年了，留下一子。
李昂今年二十二岁，原本就读于上海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历史专业，学得好好的，不料到大二那年，退学了。
这时，李方儒的喜悦都还没散尽呢。
李方儒不同意儿子退学。
儿子说，要上你去上，老师教的，我都知道，我还有什么必要再上学？
就算上学，我以后也是不出去工作的。
李方儒无话可说，这个儿子自小话不多，但非常有主见，一点儿不容易对付。
李方儒只能随他的。

李昂五六岁起，就跟着李方儒画画，后来也跟着他做装裱的事儿，竟然很快就做得像模像样了。
李方儒明白，儿子在很多方面可能都超过了自己，只是儿子不愿显露出来，让自己难堪罢了。
想到这一层，李方儒心里又是难受，又是欣慰。
难受的是，儿子小小年纪，功夫已经比自己深；欣慰的是，儿子虽然在学业上让自己失望，但儿子毕竟是孝顺自己的。
　　这段时间，儿子老往外跑。
知子莫若父，李方儒了解儿子的脾性，李昂不像现在那些成天往外跑不归家的小年轻。
李昂性格有些闷，慢条斯理的，也没什么嗜好，只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十几年来家里的几个大书柜一直就是李昂的精神乐园。
十多年前开始，这个家买书最多的人就不再是他李方儒，而是儿子李昂了。
李昂成天从书店往家里搬书，似乎那些书不花钱，似乎那些书不占地方。
大部分书李昂也不怎么看，只翻翻目录，再随便翻两页内页，就算看完了，仍用书店的方便袋包扎好，一堆一堆地堆进书橱。
　　这阵子李昂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不怎么看书了，净往街上的碧玉茶坊跑。
　　李方儒自个儿胡乱生了一通气，无可奈何，禁不住又就着灯光，将这张伪《卓歇图》展开来，细细地看了又看，不多时，就沉浸在其中了。
　　这天下午，李昂看了一阵子书，有些疲乏了，不觉往后一靠，仰面倒在身后的一大堆书上，直到听到手机短信声音才醒过来。
李昂抓过手机一看，发信人是于静兰，短信只有短短几个字：今天过来么？
　　李昂回复道：来。
　　于静兰回复道：那我先出去一趟，马上回茶坊。
　　李昂没再回复，洗了一把脸，快步走出门去。
　　走在午后寂静的小巷子里，李昂眼前仍旧浮现出刚才的梦境。
太清晰了，简直不是梦！
这种清晰，让李昂莫名地觉着恐惧。
梦境云遮雾罩的，似乎隐藏着极大的机密。
会是什么？
还是说，这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梦？
不像，李昂下意识地断定，这绝对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梦。
既如此，也就更加恐怖了，因为李昂丝毫不能明白，这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约莫一刻钟时间，李昂来到了天水街街口的碧玉茶坊，店主于静兰迎了出来。
今天，于静兰穿一件窄窄的蓝底白花民族风格的衣裳，配着她齐肩的乌发和红润的鹅蛋脸，煞是好看。
李昂有那么一瞬间，看着她呆了一呆，又匆匆扭过头去，脸颊倏地红了。
　　“刚一不小心睡着了？
？
”李昂道。
　　“做梦了吧？
”于静兰微微一笑，习惯性地低了低头。
　　“是做梦了？
？
”李昂没听出于静兰言语轻微的戏谑，实话实说道，“那梦真是太怪异了，简直不像梦，倒想是真的？
？
却又不像真的。
”　　“什么像梦不像梦的，什么真真假假的，我都被你绕糊涂了。
看你两眼无光，这会儿还在梦里吧？

快喝茶吧，上好的西湖龙井，店里人多手杂的，我放在家里，刚拿过来”　　李昂眼前的小几上已放了一杯茶水，白瓷杯子盛着一泓碧水，袅袅青烟，细细幽香，不用品饮，已然唇齿含香。
　　李昂小心翼翼地端起杯子，啜了一小口，让茶水在嘴里游走，许久，缓缓咽下去，微闭了眼，顿了一顿，说：“好茶！
”　　于静兰蹲在李昂身边，微微伸着脑袋，一直紧张地盯着他，这时方才哈了一声，脸上荡开了笑，一张粉脸愈加清丽。
　　“就知道你喜欢这个味儿，所以一早就给你留着。
”　　李昂却不知接什么话，只呵呵两声，又啜了两口茶水。
他差一点跟她说，他在刚刚做的那个梦里梦见她了。
他梦见他和她在山上走，渐渐地走到了两条道上，她走在上面一条道上，他走在下面一条道上。
他喊她，她却听不见的样子，忽然，她变成了一大块石头，滚落下来，砸在了他的身上？
？
但他什么也没说。
　　隔着小几，于静兰在李昂对面的圈椅坐下，右腿架在左腿上面，两只手合拢了，搁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做出一副小学生洗耳恭听老师讲话的样子。
　　“还在想那个梦？
”于静兰莞尔一笑。
　　“没有？
？
”李昂看着于静兰，忽然觉得，她有些陌生。
这一瞬间感觉到的陌生，让他有些难过。
　　“给我画一张画吧！
”于静兰说。
　　“我不是给你画过很多画了吗？
你看，墙上都挂满了？
？
”李昂看了看墙上，笑道。
　　“那些？
？
算不得是你的，我要你给我画一幅你自己的。
”　　“我自己的？
”李昂道。
　　“就是？
？
不是临摹的，你自己想出来的。
”于静兰解释道。
　　“呵？
？
”李昂笑了一下，“今天怎么忽然要求这么严格了？
”　　“今天？
？
”于静兰叹了一口气，“今天是三号啊。
”　　“那怎么？
”李昂道。
　　“三是我的幸运数字？
？
还有，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于静兰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哎呀，”李昂惊道，“你怎么不早说！
”　　“一个星期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
”于静兰委屈地撇了撇嘴。
“真不好意思？
？
”李昂稍稍红了脸，说道，“那我这就给你画一张我自己的画。
”　　他们走到茶馆靠窗的一张桌子边，那张桌子是于静兰特意为李昂准备的，目的就是供李昂画画，别的客人都不允许坐那儿。
这让李昂大为感动。
于静兰立在旁边，像一只光亮的青花瓷，静静地望着他。
李昂心中一动，立时就有了画作的内容。
在画幅的右侧，用了皴法，画出一大堆古怪得近乎凶恶的山石，整张画的中间完全是空白，一直到画幅的左下角，才有几条铁线般坚硬的线条突兀地刺出，在杂乱的线条中央，开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这张画的构图极为险峻，整张画给人以不平衡、不稳定、不安全之感。
在这种感觉中，那一朵摇曳着细细花茎的兰花的命运不禁让人担忧。
李昂画完了，提着笔还想写上几句什么话，却始终想不出来，最后，只在那堆乱石旁边，题写了画名：《危兰图》，又题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这样的画名和落款位置，也是怪异的。
“怎么取了这么怪怪的一个名字？
”于静兰沉吟道。
他们在画画和说话时，没注意到，一个老人走了进来。
老人穿一身鼠灰色的中山装，拄着一根黑色的龙头拐杖，鹤发童颜，腿勤脚健，走进店来，几乎没发出一丝声息。
墙上都是李昂临摹的画，老人看到仿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仿张大千的《仿张僧繇设色山水图轴》，微微一笑，最后，仿任熊的《自画像》前面，老人停了下来。
这是清末画家任熊染上肺病死去头一年画的，这年，任熊才三十四岁。
画中，任熊题写了一首词。
老人驻足看了一会儿，轻声念道：　　“莽乾坤，眼前何物？
翻笑侧身长系，觉甚事，纷纷攀倚？
此则谈何容易！
试说豪华，金、张、许、史，到如今能几？
还可惜镜换秦娥，尘掩白头，一样奔驰无计。
更误人，可怜青史，一字何曾轻记！
公子凭虚，先生希有，总难为知己。
”　　直到这时，李昂和于静兰才发现老人。
他们扭过头，静静地听着老人念下去。
“且放歌起舞，当途慢憎颓气，算少年，原非是想，聊写古来陈例。
谁是愚蒙？
谁为贤哲？
我也全无意。
但恍然一瞬，茫茫渺无涯矣！
”　　老人念得抑扬顿挫，很有感情。
李昂听着，有一种感觉，任熊的这首词，像是专门为老人写的。
李昂只看得到老人的背影，却仿佛看到了他的一生。

“老先生，您要喝茶呢，还是买茶叶？
”于静兰问道。
老人不说话，念完了，仍旧看着墙上的画发呆，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您喜欢什么茶？
我们这儿普洱、龙井、铁观音、大红袍，什么都有。
”于静兰走到老人身边，热情地招呼着。
老人微微侧过脸，看了看她，微微一笑，却并不答话。
“老先生？
”李昂也走了过去，“你喜欢墙上这几幅画？
”　　老人又看看李昂，眼中闪过一丝犹疑的神色，迅即，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点了点头，说道：“你很好，很好。
”　　李昂挠了挠头，感到莫名其妙。
老人转身走出店去了。
李昂和于静兰面面相觑，实在猜不出老人这一番言语和行为是什么意思。
“真是个怪老头儿。
”于静兰说道。
李昂转回头来，却发现，贴在墙上的每一张画的画名的第一个字，都圈了个圈儿，当是老人用指甲划出来的。
李昂心中一惊，赶紧追了出去，然而，往天水街两边看，都没看到老人的踪影。
……

编辑推荐

全国首本含有百万巨额奖金的图书作品　全国首本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图书　全国首本开创实物书与网络互动的经典作品　全国首本全民参与，不凭运气凭努力，解密赢巨奖之作　全国首本将商业元素融入文学创作实现植入营销的作品　全国首本实物书与电子书同步发行的图书　全国首本采用保密印刷，唯一认证码认证参加活动的图书　全国首本有公证处全程公证夺奖活动的图书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